

第八回 皇甫敬忿心拷僕 江進喜詭詞復主

卻說顧太郡曰：「皇甫敬雖不敢與你討命，但他只有一子，死於非命，我心何忍？來早他必來查問，爾速回去照應。」奎璧曰：「孩兒領命。」主僕上馬，一路間進喜怎樣起火？進喜曰：「公子去後，皇甫少華呆坐不飲，小的把二僕喚出外面飲酒，皇甫少華方去安寢。至二更後，小的料他熟睡，密把柴草堆塞房門，放起火來。再一會，汛防官辦到，帶軍士前來撲滅。」劉奎璧問曰：「汛防官可曾挖起屍首否？」江進喜曰：「汛防官發掘過，卻連屍骨亦無。」劉奎璧大驚曰：「一個屍首非同小可，豈一時便能燒的無骸骨？這便是逃走。」進喜曰：「房內房外，周圍全是火，若要逃走，除非騰雲駕霧，方能逃脫。」正言間，已到府首下馬，奎璧先到花園火地觀看，後到別座書房。進喜獻上小春庭裡弦的玩器，奎璧連稱能幹，心中亦慮皇甫敬來日索命。且說曹信、吳祥在南門等至開城，奔入城來。尹夫人昨日等到傍晚，不見少華回來，疑惑對丈夫曰：「孩兒為何此時未歸？」皇甫敬笑曰：「昆明池乃奎璧住宅，今晚定留在家夜飲，焉有放回之理？」小姐曰：「爹爹說的不差。」是晚各自安歇。果然父母愛子，無所不至，元帥夫妻因念兒子，睡不安眠。絕早起來，小姐前來請安，尹夫人曰：「孩兒因甚至今未歸。」小姐曰：「必是午餐後方回。」忽聽得外面腳步匆忙進來，但見曹信、吳祥向前跪下，流淚曰：「不好了，我家公子性命難保！」元帥、夫人齊吃一驚，問曰：「快起來，公子為何性命難保？」曹信、吳祥站起，拭了眼淚，細把游江留宿，奔喪失火等事說了一遍，諒來凶多吉少。夫人聞言，五內崩裂，大罵道：「公子被火燒死，爾這兩個狗頭因何不死？」二家將道：「小的因在外邊飲酒，不然亦是斷送性命。」皇甫敬亦怒罵曰：「公子在內安寢，爾不伺候，出去飲酒，倒好快活！」二家將曰：「只因有一個姓江的來請飲，小的推辭，公子念他好意，令我們同領他情，小的方敢退出。誰知不須臾，即便火起，非是小的貪嘴誤事。」皇甫敬問曰：「劉公子既要奔喪，公子因何不歸，卻在他家安歇？」二家將曰：「公子苦苦要回，奈劉公子留住，小姐對父母曰：『此劉奎璧痛恨射箭奪婚，害死兄弟報怨，好奪孟氏良緣。不然，那有自己奔喪，卻留朋友外客在家住宿？』遂問二家將曰：『那花園未知何人掌管，起火之時有何人救否？』二家將曰：『那花園就是江哥哥執掌的，請酒亦是那姓江的，他年約十六七歲。火起之後，眾家將立即撲救，隨後汛防官軍趕來撲滅。」小姐曰：「官軍撲滅，可曾掘出屍骨否？」二家將曰：「連骨骸亦無蹤跡。」小姐對父母曰：「唯生死恰是難料，想兄弟面貌舉止亦非夭折之相，既無骸骨，或是逃走亦未可定。」又問二家將曰：「那姓江的怎樣請酒？」二家將就把殘席並六百文錢托人買酒陪飲，他自去花園安坐，及火起他即叫人救火等情言明。小姐對父曰：「只此就是破綻，那姓江的既無暇同飲，怎肯把六百文錢便托人買做暢漢？此乃劉奎璧使他調開隨從，候兄弟酣睡，方好放火，故把自己私錢給家人請我們的家將，他好放火燒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女兒說得有理，我今即拿姓江的來敲爾叫甚麼姓名，後花園是你掌管麼？」

江進喜曰：「小人叫作江進喜，後花園正是小的掌管的。」元帥曰：「昨夜樂發六百錢，托人買酒請我的家將，爾卻何必去了？」江進喜曰：「小的因太郡母子不在家，我就在後花園安寢。」元帥曰：「爾既在後花園安寢，必知我公子失火之故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小的到房熟睡，及聞碗聲，方知火起，卻不知公子怎樣失火。」皇甫元帥厲聲曰：「爾既無授同飲，卻把自己私錢托人買酒，請我家將；看來明是調虎離山計策，此火明是爾放的。」江進喜叩頭道廣相請家將，乃是相敬情義，小人怎敢放火？望元帥詳察。」元帥回顧旗牌曰：「與我帶江進喜根究。」旗牌官向前，把江進喜扯過一邊。劉奎璧恐江進喜受刑不過，招出真情，累著自己，拄上前攔住曰：「江進喜平日良善，必無放火，老伯休要屈了好人，不須帶回。」元帥面上變色曰：「爾既要奔喪，何故把我兒留飲留宿，看來莫不是爾陷害我兒？」劉奎璧分辯曰：「留飲留宿，朋友之常，豈料令公子失火，燒了我一片屋宇。今老伯拿我家僕，好無道理。江進喜決拿不得！」元帥越加疑心，答曰：「爾便好意，我實疑心。」對旗牌曰：「可把江進喜帶回就是。」旗牌不由分說，推擁江進喜起身。江進喜假意大叫：「爵主救我。」官軍推擁而去。元帥向劉奎璧拱一拱手日廣請了！就下庭上轎。劉奎璧怎敢違劫，眼巴巴看他起身而去。劉奎璧回房，心恐江進喜難受拷打，招認真情，不表。

皇甫敬帶進喜回府，入後衙，夫人小姐前來迎問詳細。元帥說出前後事情，小姐曰：「既無骸骨，定是逃走，雙親不須過慮。」元帥曰：「若是逃走，因何未回，教我想不懷慮？待我審問江進喜，再作相議。」

元帥升坐後堂，令軍士備下刑具，方傳江進喜。江進喜上堂跪下，見兩邊軍士帶著夾棍腦箍各件嚴刑，尋思必是虛張聲勢，好瞞過劉奎璧。便不以為意。元帥喚上前問曰：「本帥看爾年輕，必無放火之事，定是我家仇人指使。爾可將主使之人說出，我們冤有頭債有主，方與爾無干涉若不實說，休怪本帥變臉。」江進喜猶認作詐詞，叩頭曰：「果是自己失火，那有別人敢來放火。望元帥詳察，休要冤屈小人。」元帥拍案大怒，喝曰：「我念爾年輕，不忍動刑，不料爾卻如此狡猾！再不招認，即上夾棍！」江進喜暗恨元帥如此認真，傲官如此無情，諒公子早已回衙，卻又向我討人，真是可惱。即舉頭曰：「請元帥屏退左右，小的有話告稟。」元帥即令眾人遠避，不許近前偷聽。眾皆退出。江進喜回顧無人，走上前問曰：「敢問元帥，果是要討公子還是詐言？」元帥曰：「我幾無有蹤跡，自然要討人。」江進喜大驚曰：「如此說來，公子果未回府了？」元帥見江進喜言語有因，即問曰：「此間並無外人，可即實說，並無漏泄。」江進喜說出：「劉小姐夢示訂親，自己母子放走等情。公子昨夜逃走，元帥又要討人，小的不解。」元帥聽了，且驚且喜曰：「若果如此，爾乃我兒救命恩人，本帥還當重謝。但小兒因何此時不歸，不知何故？」江進喜沉吟曰：「公子必有別事耽擱，諒少停便回，元帥無須過慮。」元帥曰：「爾可在此飲酒，待吾兒回來自有商議。」江進喜謝曰：「小的若飲酒回去，劉公子便疑小人釋回，不飲酒為妙。」言未畢，把門人報曰：「我家公子回來了！」元帥大喜。原來皇甫少華昨晚與清修長老下棋，至二更後，果見劉府火起，方信劉奎璧存心惡毒。直到天明，清修長老請吃了點心，方退辭回來。

當下進入後堂，江進喜向前跪下曰：「公子為何此時才回？」少華雙手扶起曰：「義士乃是救命恩人，何須行此厚禮。爾可在此少待，還有話說。」即同元帥退入後衙。夫人母女已在屏風後聽的明白，一家俱來問故。少華細說前情，只瞞過清修長老所說三年內家散人逃等情，恐父母憂慮，不敢說出。即對父母曰：「劉小姐訂親，切不可說出，一恐劉奎璧知風，謀害其妹，二恐孟小姐知道，妒忌怨恨。」元帥夫妻曰：「說得是。但江進喜如此慈善，理當厚謝。」即取兩錠黃金，每錠五兩，父子帶出後堂，賞與江進喜，曰：「這十兩黃金賞爾，日後若是乏用，可再來取。」江進喜推辭曰：「小人何敢受此重賞。」元帥曰：「爾救吾兒恩情，理當收納。但劉府待爾若好便罷，若無好意，爾母子可到我這瑞安身，我還要另眼相待。」江進喜謝曰：「受承賜，」

金子藏在身邊，曰：「小的九歲隨母到劉府乳養小姐，至今太郡母子兄妹俱待我母子為心腹。今因我家爵主存心太毒，私縱公子回來，已為不義，怎忍到老爺府中，負劉府恩德？還求元帥、公子只說睡夢之間，神聖救出，拋在荒野，天明訪詢路徑而歸；切勿說出真情，連累劉小姐並我母子性命。」

元帥公子曰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即令家將送江進喜出去。元帥退入後衙，喚曹信，吳祥責罵曰：「爾兩人貪酒，幾誤公子性命，我這裡用你不著。」曹信，吳祥哀哀叩求收留。少華在旁，觀之不忍，稟曰：「實是孩兒著他二人出去飲酒，非他等自專，乞爹爹收留。」元帥曰：「既是孩兒求情，姑寬勿罪；後若再不小心，即便斥逐。」二家將叩頭謝罪。

且說劉燕玉、江三嫂自聞皇甫敬拿江進喜去後，密議少華不歸，莫非別處被人所害；又恐劉奎壁將來知情，小姐性命不保。至早飯時，江三嫂見劉奎壁詐說：「小兒被皇甫元帥拿去，倘受刑不過，胡亂招認，豈不利害？」劉奎壁亦慮江進喜畏刑招認，累著自己，只得詐言曰：「莫說我的家人，就是狗犬，他亦不敢損傷，盡可放心。」

再說江進喜一路回來，心生一計，取蒜薑汁揩在眼內，裝得兩淚交流而進府內。江三嫂假作驚恐曰：「我兒悲傷，莫非受重刑麼？」江進喜哭曰：「嚇殺我也！把我鎖許久，升坐帥堂，兩邊如狼似虎，帶著夾棍，五要動手，皇甫少華回家，方免受刑。」奎壁驚曰：「皇甫少華怎樣回來？」江進喜曰：「他說睡夢間有一位金甲神人，將他抱出火中，拋在荒野，因不知路徑，挨至天明，遇一相識旗牌，請他到家吃了點心，借他衣巾鞋襪，僱車回來。又說遍身被釘抓，疼痛難當，皇甫元帥命他內堂將息。」劉奎壁忿恨少華不死，反燒了自己房屋。

未知做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